

有哪些你结婚后才明白的道理？

不要觉得对方「是个好人」，就稀里糊涂地嫁掉。

婚前的小唐，是个清瘦干净的小伙子。日子一天天过，小唐变成了挺着啤酒肚的老唐，染上抽烟打牌的坏毛病，跟小姑娘勾三搭四，最后对我大打出手。

正月，初中同学的儿子满周岁，在县上最有名气的酒楼办席，我穿了新买的羊绒大衣去。

找了个熟人多的桌子坐下，环视一周，发现一个脸生的女生，栗子色的齐耳短发，一身银色羽绒服，乖巧又洋气。

「敌军还有五秒……」突然有奇怪的声音传来，全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女孩身上。

「莹莹，准备吃饭了，多大的人了，一天到黑只晓得打游戏！」女孩妈妈责备道。

叫莹莹的女孩慌张地关小了手机音量，这时我注意到，她手机壳上的照片——是我的男朋友。

「嫂子，嫂子！」

「啊？」

「喊你好几声了，想啥子哦。」

「没啥。」

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一顿饭，我坐立难安，却又不好多问一句，毕竟，我老公还坐在我旁边。

女孩手机壳上的男人，是我谈了三个月的情人。

大专毕业后，我去外地上了一年班，钱没挣到多少，房租还要家里倒贴。眼看那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在老家都买房安家了，我也就回了县城，开了个铺子卖童装。没多久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开饭馆的小唐。

我们见了一面。媒人问他喜欢玉兰吗，他说玉兰长得端正也没有不良嗜好，喜欢。

我心想，这个人看起来虽然普普通通，总比读书的时候，那个说喜欢我，却一个月偷了我五件内衣的男生好了很多。

和小唐处了小半年，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，我们结了婚。

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是个清瘦干净的小伙子。

日子一天天过，小唐变成了挺着啤酒肚的老唐，也染上了抽烟打牌的毛病，我想，好在他还老实，也不打我。

饭馆忙不过来，我打掉童装铺子去饭馆帮忙。谁料没多久，隔壁开了家新的馆子，我们生意一下子冷淡了。

老唐想了些办法，也提着烟酒找过所谓的朋友帮忙，但收效甚微。从那个时候，老唐开始酗酒。

我看不下去，说我们再努努力，一定把饭馆撑下来。他甩了我一巴掌，说「你怎么努力，去卖吗？」

我回了嘴，「你这样子像个男人吗？」

话音未落，就被他推倒在地。紧接着，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落在身上。我无力反抗，蜷缩着用手护住头，躲到桌子底下。他一把掀了桌子，抓着我的脚踝，把我拖到后厨，将菜刀架在我脖子上，「你是不是就想看我笑话！」

这一切，就发生在大白天临街的饭馆，最后却是路人拉住老唐，救了我。

街坊邻居，甚至我妈都说，老唐一直是斯斯文文的啊，这也是压力太大，就懂了这一次手，原谅他吧。

我身上的伤好了之后，一想，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，只要饭馆好起来，老唐也会好起来吧。

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。

为了饭馆，更为了那个小家。我四处筹钱，重装了铺面，换了厨师和主打菜品，还自己穿着玩偶服去发传单。饭馆从原来的传统炒菜馆，变成了给学生们的快餐店。生意终于好起来了。

没有想到，老唐却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和跑堂的妹子好了。

在饭馆撕破了脸，我把那个妹子赶走了。回到家，老唐却打了我，怪我不给他留面子。

我妈说，婚姻最重要的就是求一个安稳，男人有了孩子，就会收心。我不知道这个话她自己信不信，我是不信。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
离婚吗？不可能，老唐就算同意，我爸妈也不会允许我给他们丢这么大的脸。

忍着忍着，日子也就过到了现在。好像也觉得，只要老唐不喝酒，就还过得去了。

变化发生在四个月前。

偶然间，我得知可以在网上付费找人陪聊天。付款后，一个嗓音性感的男人加了我的微信。

或许是鬼迷了心窍，或许是花了钱说话硬气，更或许是憋了太多的话无处可说，30 块半小时，我花了 240，和这个男人聊了一个下午，把平时的烦恼和委屈，全对这个陌生人讲了出来。

「公公住院，我一个人照顾，还要打理饭馆生意，怎么忙得过来。我老公倒好，每天下午两点去麻将馆报到，比闹钟还准

时。」

「我买一件大衣，几千块，念了我一个星期，他自己打牌几百上千地输钱，我屁都不能放一个。」

「他给别的女人送的礼，都是我辛辛苦苦挣出来的，我从早忙到晚，有一分工资吗？没有！」

「他甚至因为小事就打……」这一条我发出去，又撤回了。

「他打你吗？」他问。

我告诉他是我打错字了。

虽然，和他聊天并不解决实际问题，但终究得到了一些安慰。听我倒苦水，他不打断也不敷衍，磁性的声音不急不缓地安慰我，每一句都像是抚摸在我心坎上。

「姐，我懂你。」他这样说。

我说，「你也就安慰我罢了，怎么会懂。」

「我爸在外面有个小家，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个摆设。我妈走得早，我是姐姐带大的。姐姐嫁人早，看着是人家的富太太，其实比丫鬟还苦，我都知道。我懂她，心疼她。我也有点……心疼你。」

一个认识几个小时，未曾见面的男人，说他心疼我。

我不相信。

是的，理智告诉我，这不过是他收了钱表现出的职业素养。

但我的心，乱了。甚至感觉旁人都能听见我突然加快的心跳——240 块，我在网聊里找到了电视剧里说的，小鹿乱撞、心潮澎湃。这是我的心给出的本能反应。

后来，我们聊得越来越频繁，也越来越暧昧，甚至开了视频。当然再没有付过钱。

「既然这么有缘，姐姐，我们见一面吧。」

薛洋是东北人，网聊时正因为觉得他远在天边，才敢卸下心防与他畅聊。之后得知，他就在四川一个工程公司上班，而他参与的施工项目，正好离我不远。

一开始，我没有答应。我害怕，怕他是骗子，更怕他是认真的。

那一天，我没有再回复他。

晚上老唐喝酒回来，袜子脱了扔在厕所地上，我提醒让他扔进洗衣机，他嘴上答应，人还是瘫在沙发上打手机麻将。我说了第二遍，第三遍，他发火了，骂我是「瓜婆娘」。

我打开手机，告诉薛洋，「我们见面吧。」

第一次见面。

为了避嫌，地址选在城里的咖啡馆。

薛洋本人比视频里更帅气，说话带一点东北口音，开朗健谈，但不越界，逗得我大笑。

「姐，你笑起来这好看。」

「小嘴真甜，」我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，潇洒地摆到他面前，「姐姐赏你了。」

平日我没有这样的风度，在强势的老唐面前，只有听话的份儿。面对薛洋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无端多了几分自信和自在。

「鼠标？还是我想要的那款！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！」

「你不是提过一嘴，想换鼠标么，我就记下了。喜欢么？」

「喜欢，太喜欢了！」

是看得出他挺喜欢的，要是尾巴，感觉都摇起来了。

我当时没有多想，只是觉得这个弟弟人不错，陪我聊这么久，初次见面，是应该送个小礼物。

「你喜欢就好，我不止记得这个，我还记得你说想养只金毛，记得你喜欢吃宫保鸡丁，对了，你说最近颈椎不舒服，抽空去趟医院啊。」

他看着我，不说话。我又重复了一遍，「说话呢，我说你得去医——」

「——姐」他突然打断我，「玉兰，你好体贴。」

「什么呀，我就是爱操心。」

直白的夸赞让我不是很适应，红了脸，又不想让他看出来，赶紧拨了头发遮住。

他伸手撩动我垂下的发丝，我一抬头，手就碰到了我发烫的脸。

这让我想到偶像剧里烂漫的爱情戏。是俗套了些，但青春年少时没有发生的情节，在这个年纪发生了，竟有些心动。

第二次见面。

还是在那个咖啡馆。

他兴冲冲说有礼物送给我。

神秘秘地，他从一个棕色手袋中掏出一根歪歪扭扭满是洞眼的白色围巾来。

「熬了一个通宵，现学的手艺，还不赖吧！」

这幼儿园手工课水平我实在不敢恭维，「这.....我夸不出口。」

他骄傲的小表情，瞬间变成了委屈。

「哎呀，我是不是该违心地说，真好看？」

「算了吧，我还是喜欢坦诚实实在一点的。我姐姐管得严，读书的时候不让谈恋爱，大学毕业才初恋。遇上个女孩，小嘴就可

甜，结果呢，一张巧嘴几句漂亮话，骗走我二十多万。」

「啥？二十万！报警了吗？」

「报了，现在还没抓到呢。好在钱也不多。」

「这还不多？」

「不是，这不重要。我想说的是，你不一样，你从未对我隐瞒什么，还对我这么好，思想也成熟。诶，你捂着耳朵干嘛，是不想听我说话？」

我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只好老实告诉他，「你这话，说得我脸红到耳根子了，我用手降降温。」

他憨憨地笑了，「这些花了我好些功夫，你都收下吧。」

我接过包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蓝的粉的红的黄的，满满当当塞了一整包，都是他的手工围巾。

「这都是啥呀？」

「这是什么！」他突然拉住我的手，我下意识尖叫一声，手袋落到地上，周围的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。

我甩开他的手，「你要干嘛？」

「他又打你了？」他一脸怒气，眉头紧皱，和刚才的阳光男孩判若两人。

我这才注意到，手腕上的伤痕在接过包的瞬间，露了出来。

「没有，是搬东西伤了。」我否认。

「我认识很好的离婚律师，」他严肃地说，「我不想你像我姐姐一样，一辈子困在人渣的魔爪下。她是家族联姻，身不由己。我觉得你还可以.....」

「薛洋，够了。这才认识几天，你有什么立场指导我的人生！」

「我喜欢你，玉兰。」

虽然咖啡馆没有人认识我们，没有人知道我是别人的妻子，可一股羞耻感还是包围了我。

「玉兰，聊天的时候，我就认识到你是一个经历伤痛却仍旧温柔的女人。你经历和失去都比我多，却从不看轻我那些小小的情绪。见了两面，你的一颦一笑，我都喜欢。我不是要让你为难，我相信你可以过好你的人生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个人牵挂你，支持你，不想让你孤单。」

我结婚早，还没有明白感情是怎么一回事，就嫁了人。像我妈一样，像周围大部分的女人一样，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。常常，望着一大家子人，也会感得孤单，觉得这辈子，没有遇到真心对待自己的男人，很遗憾。

薛洋说，他不想让我孤单。

听到这句话，不管真心或者假意，我想，认识他也值了。

「嫂子，唐哥又喝麻了！」

酒席还在继续，老唐已经浑身酒气，拉着酒肉朋友吹牛，丝毫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。

酒足饭饱，多事的大姐开始八卦，询问起莹莹的感情状况，催她赶紧找个对象。

莹莹拿起手机扬了扬，上面除了照片，还写着「有男友，比你帅」。

她看样子也就二十上下，听说还在城里读大学。羽绒服、空气刘海、花里胡哨的美甲，送给我都不稀罕，但我还是难受。

她青春靓丽，和薛洋很配。

我嘱咐小叔子把老唐送回家，自己默默回了饭馆。

晚上回到家，看到两个卧室门大开，公公婆婆不在，老唐也不在。我打了个电话给薛洋，问他这是怎么回事。

「姐，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莹莹啊，你说的这个人我听都没听过！」

「我看你就是说得好听，我跟你掏心掏肺，你倒好，骗得我团团转！」

我心酸，人家俊男美女在一起，堂堂正正。我有什么资格和莹莹争呢？

可就算是要放弃这段本就不该存在的感情，我也需要一个交待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薛洋却拒不承认，这让我非常失望，一气之下删了他的联系方式。

手机不停地振动，是他持续发来的验证消息。

「姐，肯定有误会。」

「姐，你加回我呗。」

「玉兰，我心痛到无法呼吸。」

那就憋死你。我心里想。就算是糟糕的婚姻也好，没有希望的人生也罢，老娘本来都接受了，你小子偏偏来插一脚，害我以为有了新的希望，这梦我都要信了，却被硬生生戳穿了。能不气嘛？

为了转移注意力，我开始打扫卫生，结果打开杂物间的门，看见老唐就坐在椅子上，我心头一紧，怕不是听见我刚才的电话了。

「为什么在这儿坐着？」

他揉了揉脑袋，说喝多了，睡着了。

「睡了一下午？」

「是，睡了一下午，你开门我才醒。」

我表面假装无事发生，心里却六神无主。一面害怕老唐有所察觉，一面还生着薛洋的气。

都怪他！没有他，我也不必要担惊受怕的。

「你手机来消息了。」他指着我的衣服兜。

「啊？」那么小的震动声他怎么听到的。

「你打扫卫生，我帮你看消息。」这不是询问句，是祈使句。

我还没想好借口，他就擅自把我的手机拿了过去。

屏幕上弹出的，是一位表兄发来的节日祝福，不是薛洋，我松了一口气，拿起拖把准备拖地。

「啪」的一声，我只感觉右脸火辣辣地疼。

「不要脸！」他啐了一口痰到地上，「你这个表哥哥还关心你嘛，怎么大大小小的节气都不忘给你发消息哈！」

不容我辩驳，他摔门而出。

我忍着眼泪，继续打扫卫生。看看镜子里的脸庞，没肿，幸好。在这种荒谬的庆幸里，我甚至想，我和薛洋没被发现，是万幸。

晚上老唐回来，带了一条女士围巾送给我。他道歉，认错，说不该冲动，说不会有下次。我当然大度地原谅他了，但我知

道，他不过就是享受随意打我，又轻而易举哄好我，这种掌控感罢了。

就让他如意吧，只要我有片刻好过。

所以，我和薛洋走到一起，迈出的每一步，不仅伴随着道德的煎熬，还要担心被老唐发现，如履薄冰。

我不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了，从一开始我就警戒自己，做事情要考虑利弊。

但即便如此，此刻面对一脸横肉的老唐，害怕之余，我还是忍不住去想念薛洋。

这是老天的奖励还是惩罚？偏偏让我遇到热烈又诚挚的他，让我的理智与秩序，被一点点动摇。

第三次和薛洋见面。

我们约在一个废弃公园。他说要带我看好风景。

新鞋不合脚，磨了一个血泡。我还没有开口，薛洋就让脱下外套垫在石凳上，让我坐着别动。十分钟后，提着双新棉鞋回来了，是我喜欢的紫色。

想起以前和老唐也有过这种情况，但老唐只会说「作妖作怪嘛，穿啥子高跟鞋。」

大冬天，看着薛洋一头细密的汗，那一刻，我感到幸福，也有些不安。我看到更美好的可能就在前方，却不敢触碰。

我说，「薛洋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。」

「我喜欢你啊。」

说话的时候，他眼睛直勾勾看着我，小狗般的眼神中带着稚气和勇气。

我喜欢那眼神，却不敢相信，那眼里的光，是因为我，「我一个已婚女人，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」

他没有立刻给我答案，他说，「让我组织一下语言，我怕说不好，你不信我。」

「你知道吗，以前也有人说喜欢我。小时候扯我头发的男生说是喜欢我，长大了偷我内衣的男生说喜欢我，老唐也说喜欢我，转眼就给别的女人花我挣的钱，这就算了，还打我，当着我妈的面骂我。他们的喜欢就像风卷落叶，刮得猛烈也好，细微也好，终归就消散了。」

「玉兰，我不一样。我是真的喜欢你。」

他说着，从兜里掏出户口本和身份证。

左手拿着身份证，右手拿着户口本，他有些焦急，又有些可爱，「诶，我知道说了你可能不信，我想做给你看，真的。我知道我不该喜欢你，我也说过不让你为难。可是当我知道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，与什么样的男人朝夕相处的时候，我不能容忍自己眼睁睁看你受苦。」

「所以呢，你能怎么办？」

「我等你，我给你一个承诺，你信也好不信也好，我抱着和你结婚的态度等你。」

说这句话时，他的脸上褪去了那种小狗狗的可爱，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坚毅的脸。

甚至不需要语言，从他的眼神中，我已经相信他的喜欢，是认真的。

看我不说话，他又恢复了活泼，「姐，我就喜欢你，你成熟聪明，体贴温柔，坚强能干，真的，在我眼里哪儿哪儿都好，就是.....

我抄起手，逗他，「就是什么？你说不清楚，姐姐也是会一哭二闹三上吊呢。」

「就是.....就是，就是不跟我好。」

他是故作委屈，但那一刻我是真实地心疼了。

我喜欢他，我有再多的理由和阻碍，也不能否认，我的心里是喜欢他的。

这个男人，他在我难过伤心的时候倾听我，安慰我。我说想吃草莓，就自己去乡下大棚摘给我。把我喜欢的歌一首首翻唱下来刻进 U 盘送给我。把我们的聊天记录打印下来装订成册，还说，要带我去东北看雪。

怎么会不喜欢呢。有心动，有惦念，有纠结，有感动，有不该有期待，怎么会不喜欢呢。

「薛洋，承认喜欢你，对我来说，是个艰难的决定。没有你，我本可以继续过着平凡而安稳的生活。但，如果不遇见你，我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怦然心动，什么是心猿意马。你就像一束光，照进我的生活，温暖但刺眼，惊喜也让人害怕。」

我迎着 he 炽烈的目光，终于还是说出了口。时值初冬，寒风萧瑟，但我紧张得出了一层薄汗。

我们站在废弃公园里，一棵老玉兰树下，一阵风过，树上仅存的几片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，我的心也跟着发抖。

「玉兰，我这束光，照进了你的生活，我看到了你的好，也看到了你的脆弱，我就愿意对你好。我知道你也喜欢我。所以，我们在一起吧。」

那双少年的眼睛，红了。

「玉兰，你不答应，我就站到这棵树开花。」

我的眼睛，也跟着湿润了。

那是我们认识的第三十天，一路挣扎与犹豫，我答应，和薛洋在一起。

「我答应你。但暂时还不能给你承诺。我会慢慢处理的。」

「太好了！」他像个孩子一样跳起来。

「那你说的风景呢？」

「就是这里啊，这个废弃公园，我要让它来年变成玉兰花海。」

「你就吹牛吧！」

第二天，我还在和薛洋置气。生气的同时，还在回想那一幕，那个微冷却热烈的午后，我们像两个早恋的学生，在无人的公园偷偷牵手，在想象中的花海里徜徉，紧张而虔诚。

我想，我可能比薛洋更希望莹莹的事是个误会。

或许是上天怜悯，这样想着，饭馆进来一个人，是莹莹。

一半嫉妒一半刻薄，我问她，「怎么一个人，男朋友呢？」

「什么男朋友？」她一脸不解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「哦！你说那个啊，那是为了应付那些阿姨扯的谎啦。」

我的心情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，「那，那个照片是谁啊？」

「是网上随便找的，我都不知道名字，只是和他在一个交友软件上聊过天。看长得还不错就把照片留下来用了。」

交友软件？我又产生了疑惑，「怎么？没聊到一起去？」

「我只是闹着玩儿嘛，人家是想正经谈恋爱，还想找个姐姐型的。朋友没处成，但听他声音不错，还把他介绍去做了陪聊，诶，是正经聊天的工作哦。」

「是不是哦~」我开着玩笑，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。

我拿出手机，给薛洋发消息，「薛洋，我错怪你了，这周末你得空，姐姐请你看电影吧。」

「我现在就有空！！！」

三个感叹号，我想到他现在的开心模样，不自觉自己也笑了。

「这个点，你该在上班啊。」

「我可以翘班，好不容易沉冤得雪，现在就要你请我看电影！我有一个秘密瞒了你太久，想要当面告诉你。」

「一定要当面说？那周六见面吧，我现在实在走不开。」

我多想立马去找他，可是老唐还在，食客还在，我抽不开身。我暗忖，再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会处理好这个婚姻，为自己做一个不违心的选择。

他发来一个委屈的表情，我的眉头也跟着皱了。

周六，我带上悄悄买的男士毛衣给薛洋赔礼。

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却发现打不开车门，无论怎么按，车子都没有反应。

这辆雪佛兰是老唐结婚前的旧车了，买了新车之后就留给我开。

可能是车太老旧，坏了吧。我想。只好着急忙慌打车赶往电影院。

可是在电影院门口等到电影开场，薛洋没有出现。

「你在哪里？」

「没事吧？」

「你生气了吗？你再耍性子吗？你是在考验我吗？」

我发的信息他没有回，电话不接。

电影散场，人流鱼贯而出，我站在人群中觉得自己特别突兀。

我走到垃圾桶旁，犹豫着，把礼物丢了进去。

「玉兰，我有急事回老家一趟，办完就来找你。相信我，我很爱你。」

看见消息的那刻，我是生气的。

有多急的事情，会连面都来不及见，这就是男人的「很爱」吗？

可过了几分钟，我又担心起来。如果真的有不方便告诉我的事，那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不给他添麻烦，相信他可以处理好吧。

我把礼物从垃圾桶里捡起来，擦干净，告诉自己，耐心一点等着薛洋，就像他一直等待我那样。

失魂落魄回到家，刚一开门，就看见老唐端坐在客厅中央，一脸得意。

烟灰缸里满满的烟头告诉我，他等很久了。

「去哪里了？」

「逛街去了。」

我径直向卧室走去。老唐猛地起身抓住我的手腕把我按到了沙发上。

「还不老实？不要给脸不要脸！我给过你机会，没想到车门都打不开了，你还是要去见野男人哦。」

我怕得哆嗦，还是硬着头皮说：「你，你喝多了吧。」

他拿起手机，像拿着一件战利品。

将音量调到最大，他把手机怼到我耳朵边。

一段段熟悉的对话以难以忍受的分贝敲击着我的耳膜，和我的最后的心理防线——那是我和薛洋的电话录音，我常常躲在车里给他打电话，而老唐竟然在车里装了监听。

「不止这些哟。我这儿还有你和野男人的聊天记录录屏，要不要看？」

一个发现妻子出轨的男人应该发怒，应该摔东西，应该大吼大叫。但老唐没有，他洋洋得意的样子让我毛骨悚然。

他点燃一根烟，语重心长地说，「我知道你嫌我没本事，嫌我穷——」

「我没有！」

他笑了笑，「你想走，我们可以商商量量，好聚好散嘛。」

看他冷静下来，我稍微松了松气，可下一秒，一声怒吼把我的心又震到了嗓子眼。

「你没有！才怪。偷偷摸摸搞了个老总，野男人叫薛洋对吧，赛迪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吧，厉害啊你，好手段呀。」

我一头雾水，「什么老总，我没有。」

「装，你还装，这个包是一般人会送的？」

老唐从沙发背后抽出一个棕色手袋来，是那天薛洋装围巾的那个，我把围巾都藏起来了，手袋就随意丢在了家里。

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」

「你什么时候舍得花两万块买包了？」

我心里一惊，难以置信。

事后才知道，那个貌不惊人的尼龙包的确要两万，而赛迪工程的法人和总经理，真的就是薛洋。

他转身回卧室把他买给我的围巾拿出来，「为什么不戴我买的？」

不等我出声，他就上前扯着我的头发把我推到卫生间。

「见野男人还做头发了哟。」

他摁住我的头放在水龙头下，冰冷的水流顺着脖子流进后背，我一阵发抖，滑倒在地板上。他一脚把我踢到角落，抓起莲蓬头就砸向我的脸。我拼命护着头，求他别打了。

见我还在反抗，他扯着我的围巾一把勒紧，「野男人的围巾就是好看，是吧？」

围巾越勒越紧，一开始还能呼吸，只是感觉喉管难忍的痛，后面渐渐感觉呼吸困难，浑身也没有力气了。他的咒骂声和身上的疼痛都像被潮水覆盖一样，渐渐远去。最后，我的脑海里就只记得薛洋那狗狗般真挚的眼神。

醒来，我一丝不挂，双手被反绑在床头。

我以为我要死了。

我要是死了就好了。

老唐把我关在家里，不让我出门，白天不和我说话，当我不存在，到了晚上却审犯人一样，反复让我坦白和薛洋交往的细节。

手机被没收了，我不知道老唐要干什么，也不知道薛洋怎么样了。

焦急、疑惑、害怕、担心，甚至生理上持续性心悸、头痛、呼吸困难.....我在快要发疯的状态里煎熬了好几天，终于等到我妈来看我，我从屋里打不开门，还是我妈叫了锁匠开的门。

几天而已，我就瘦了一圈，形容枯槁。得知原委之后她把我接回了家。

我讪笑着，「这下你终于知道老唐他不是个东西了。」

「妈对不起你。」

她是对不起我，好多次了，我哭着跑回家，她看我没有大碍，后脚就打电话让老唐把我接回去。

不过这都不重要了。

「帮我买个手机吧。」

我买了新的手机，登陆了一切能联系薛洋的软件，却始终没有等到他的回应。

又是好几天过去了，薛洋的电话一直关机、微信不回、抖音再也没有更新，他就像从没有出现过一般，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。

这个时候我才感到，一段不能见光的感情，是多么脆弱。

为什么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不在。他说过的，抱着结婚的态度等我的呀，都是骗人的吗？

我越伤心，越是抑制不住地想他，心堵得要炸了。我后知后觉意识到，我是爱他的。我爱薛洋，却不知道薛洋在哪里。

薛洋的老家是哈尔滨，我想过，反正老家也待不下去了，干脆去哈尔滨找他吧。

心里犹豫着值得不值得，手却不听使唤一样，买好了机票。

失眠了一整晚，终于决定动身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条来自薛洋手机号的短信。

「你们的关系没有未来，不要再来打扰他的生活，请好自为之。」

五雷轰顶。

我终究没有去哈尔滨，也没有力气去猜测，是谁发来的短信，但我不得不去想，他一定是放弃了我，做了一个更「明智」的选择。

我妈说，男人都一个样，但女人终归还是要跟着男人过，又劝我和老唐和好。

我觉得荒谬。

往后看，没有退路，往前看，无人等候。我感觉自己的情感，像一封挖开心脏，沾血而书的信，却不知道寄往哪里。心被剖

开，尖锐地痛。

就在我快要说服自己，把薛洋当做彻头彻尾的渣男，逼迫自己翻篇的时候，薛洋出现了。

我接到一通来自东北的视频电话。

「对不起玉兰，我姐拿了你的手机，她说收到了很多你的号码发来的奇怪消息，我想应该是老唐发的吧，还扬言要杀了我。总之，她知道了我们的关系，拿我的手机发了短信，让你伤心了。」

若是平时的他，这番话我绝不会信。

但视频中的他和以前判若两人。光头、肿脸、病号服——他生病了，脑血管畸形，回老家做了几次造影手术，明天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，开颅手术，成败在此一举。

薛洋笑着，还是那么开朗，可手臂上青一片紫一片，全是输液的痕迹。

「薛洋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怪你了！为什么不告诉我啊。」

“这个病是个定时炸弹，我是你生活的入侵者，本身就是你的麻烦了，不想你再多为我担心。玉兰，等我把炸弹拆了就来找你。手术后有两周观察期，出了ICU，我再联系你。如果两周后没有联系你——」

「不，一定来找我，我等你。你手术费不要担心，我自己还存了点钱.....」

「你才是不要担心。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有秘密告诉你吗？本来也没有想要瞒你，只不过，之前被骗过，就多了个心眼，还想要去交友软件和陪聊上骗骗别人复仇呢，哈哈哈哈。你不会生气我瞒你吧？」

「说这些干什么，你养好病比什么都重要。」

那一刻我哪里还能想到别的事，只祈求老天保佑，让薛洋手术成功。

「玉兰，等我哦，我会给你想要的生活，咱们选个喜欢的城市，买个小楼，你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，过你喜欢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。」

「好.....我.....」

话没有说完。泪水滴落到手机屏幕，他的模样被泪水模糊。我来不及擦掉，好好看一眼他的脸，护士来了，视频猝不及防被挂断。

我感觉嘴里一股血腥味，才发现自己咬着嘴唇，咬出了血。

没有什么，比无力的等待更煎熬了。

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一周过去，十天过去，半个月过去.....再也没有薛洋的消息。

「魂不守舍的，连这个都接不住，你能干个啥！」

没有注意到有人向我递了什么过来，东西背落在脚背上，立刻肿起一条楞子。才发现是老唐站在我旁边，他穿着我买给薛洋的毛衣，表情狰狞。

我赶紧躲到自己房间，「妈！妈！他怎么来了！」

「怎么，我来看望丈母娘，不行？」他敲我的门，「砰！砰！砰！」，震得我头皮发麻，我感觉下一秒就会被他捉回去。

「玉兰，要不你开门，夫妻俩有啥好好说嘛。」

这种时候了，我妈还陪着笑，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。

深呼吸之后，我努力镇定下来，做了一个决定。

我现在就要走，去哈尔滨。一刻一秒都不能多等了。

在房间里叫了车，穿上最厚的衣服，揣上证件和手机，别的什么也没拿，我走了出去。

「去哪儿？」

「我来那个了，下楼买个卫生巾。」

老唐有点怀疑，我妈倒是信了，拉着他坐下，还拿了果盘出来，「那你等她买了东西，你们好好说，好好说嘛。」

我捂着肚子，假装无力地拉开门，立马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，逃也似地上了车。

终于离开了。坐上车的一刹那，我的身体就像破了洞的气球，瘫在后座，无力动弹。但我的心是沸腾的。

薛洋，我来找你了。

走出太平机场的时候，是正午，阳光直射在下过雪的地面上，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
坐上一趟不知道开往哪里的机场大巴，一站又一站，陌生的地名，我该在哪里下呢？

哈尔滨这么大，我要去哪里找他。

「中央大街到了。」

昏昏沉沉中，终于听到了一个薛洋说提到过的地方，匆匆下了车。

充满异域风情的街道和薛洋描述的一样美丽。有情侣在我身旁拍照，女孩子露出好看的笑容。我不自觉地跟着笑，泪却落了下来。

在人来人往的街口，我瘫坐在冰冷的地上，不顾体面放声大哭。

人群聚集过来，我像个疯子一样，拿着手机照片，问每个人，「你认识薛洋吗？我要去哪里找他？」

有人像触电般躲开我，有人像看戏般看着我，有人好心地来问我是不是被骗了。

终于，一个本地人告诉我，他这样的开颅病人最有可能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。

我打了个车立即赶往医院。一路打听，到了开颅病人的住院楼。

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，做好了要找很久的准备。却没想到，问到的第一个人，就告诉我，「这个小伙子，走了。」

「走了，是.....什么意思？」

护士说，「一个星期前的事儿了，可惜了，好年轻啊。」

「麻烦您说清楚，走了是什么意思？」

「这个小伙子他，不在了，畸形血管范围太大了。其实，他能活到现在都算是个奇迹了。女士您节哀吧。」

「哦，好，谢谢啊。」

机械一样的，我冲年轻的护士鞠了一躬。

然后就一直呆立在原地，我想走，我想离开这刺鼻的消毒水味道，和那些像视频里的薛洋一样，剃着光头穿着病号服的人。

可是我的腿不听使唤。我就那样站着，在住院楼的大厅站着，站到周遭的一切都消失了，站到我感觉好像被层层云朵包围。

眼前的浮云散开，薛洋朝我飘过来。

「玉兰，哈尔滨的冬天很美，我一定要带你去看。」

我来了，你说好要带我去看冰雪大世界的呀。

「玉兰，我们去看电影吧。」

好啊，说过请你看电影，别让姐姐食言啊。

「玉兰，我很爱你。」

薛洋，我也很爱你啊。我爱你笑起来眼尾的纹路，我爱你充满磁性的声音，我爱你看我的眼神.....你别走啊，别走啊！

熟悉的身影从眼前消失，我从昏睡中醒来，身上盖着毯子，左手吊着点滴。

护士说，我晕倒了。

我拿起手机疯狂地给薛洋打电话，发消息。

「薛洋，三月就是我的生日了，你请我吃什么？」

「哎呀，我脚受伤了，好疼啊。」

「你现在下班了吧？不会还要加班吧。」

当然，没有回应。

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只觉得不做点什么就要疯掉了。

我好想回到那个梦境里。

我甚至想，薛洋，你就把我带走吧。

天黑了，雪簌簌地落。我蜷缩在医院大厅，心痛得无法动弹，感觉呼吸间就会痛到裂开。

一个人在外地打工身无分文时，我没有这样痛过，发现老唐出轨时，我没有这样痛过，被家暴扇耳光时，我没有这样痛过，而此刻我的内心像大雪崩塌，痛彻心扉，却无人可诉。

在哈尔滨的旅馆里，我行尸走肉般躺了五天。

第六天傍晚，又或者清晨——拉着窗帘我已经分不清昼夜，有人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把我从崩溃中解救出来的人，是薛洋的姐姐。

她一袭黑衣，面容精致，眉眼与薛洋极为相似。

「薛洋的手机，」她抓起我的手，把手机放在我的手里，「还是你保存吧，里面全是你们的回忆。」

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，但始终没有落下。

她从包里抽出一根香烟，点燃了，「我看见了你发的消息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你。想来想去，还是来找你了。前年，洋洋和我爸吵了架，硬是不认错，一个人从哈尔滨跑去四川，东拼西凑融了资，跟着舅舅开公司，没想到还成了。我一直想，他总

算出头了，再找个老婆过日子，我也算对我妈有个交待。谁知道，会和你这种女人搅和到一起。」

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拍了拍桌子，「请看在薛洋的面子上，别羞辱我了，你走吧。」

「不，我只是来把这个给你。」

她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盒，摆在桌子上，「薛洋好早以前就准备好了，他说三月是你的生日。」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小声道了谢。

「也谢谢你，在弟弟生命中给过他快乐的陪伴。」

我诧异地抬头，不敢相信这个一脸严肃的女人是在向我致谢。

「我把你们的聊天都看了，你是个好女人，只是命不好。你和我弟，是有缘无分。但是我羡慕你，还有重新选择的机会。」

她拿出一张名片，「我家里，妈妈走得早，爸爸呢，钱倒是挣得多，却不管我们。长姐如母，我管得严，什么都不准薛洋玩。他这辈子到最后，我做姐姐的，还是想弥补一下，支持他爱的人。这个律师，极其擅长离婚官司，你回去就直接找他，有什么困难再和我说。」

她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，「坚强，薛洋说，他喜欢你脚踏实地，坚强乐观。」

薛洋姐姐走后，我想了一晚上，也哭了一晚上，还是抑制不住地心痛，但总归觉得自己还得活下去。

我回了老家，却不敢进家门，怕老唐在家门口堵我，只好住在宾馆。

三月的最后一天，是我的生日。

好久没有打扮了，我换上新衣服，化好妆，来到了那个废弃的公园。

漫长的冬天过去了，玉兰花终于开了，一树雪白。

公园正在翻修，工人告诉我，这里将被建成一个以玉兰为主题的公园。我看了看施工牌，上面写着「项目名称：玉兰花海；承建单位：赛迪工程有限公司；总负责人：薛洋」。

他没有吹牛。

坐在石登上，有些凉。我拿出那个精美的礼物盒。打开之前，我对自己说，「生日快乐。」

盒子里，有一幅画，是他画的一栋两层小楼，背面写着「给玉兰的自由基金，和未来的家。」

画的下面，还有一张银行卡。

风过，白色花瓣落下，就像雪。

我想起不久前的一天，天空忽然落了霰，小小一颗，小到近视的他，需要戴上眼镜才能勉强在黑色外套上找到几粒。

但我却坚称那就是雪，兴奋得不得了，在公园里蹦蹦跳跳。他一个东北人，也陪着我蹦。

那天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啊，他把我拥进他的大外套里，说「玉兰，我想你这样，为自己笑，我想你多一点无拘无束的快乐。」

一段无人知晓的感情，就像这废弃公园的绚丽花朵，花期短暂，无人问津，但我知道，它盛开过。

见过光的人，就无法再回到阴暗的洞穴假装自己没有见过。我知道了什么是爱、是坚决、是快乐，就无法在回到过去那将就凑活的生活。

薛洋，我们之间有很多遗憾，可你给我的更多。我答应你，努力活下去，找一个喜欢地方，把你画中的那小楼变成现实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